



MIAOZU
SHENG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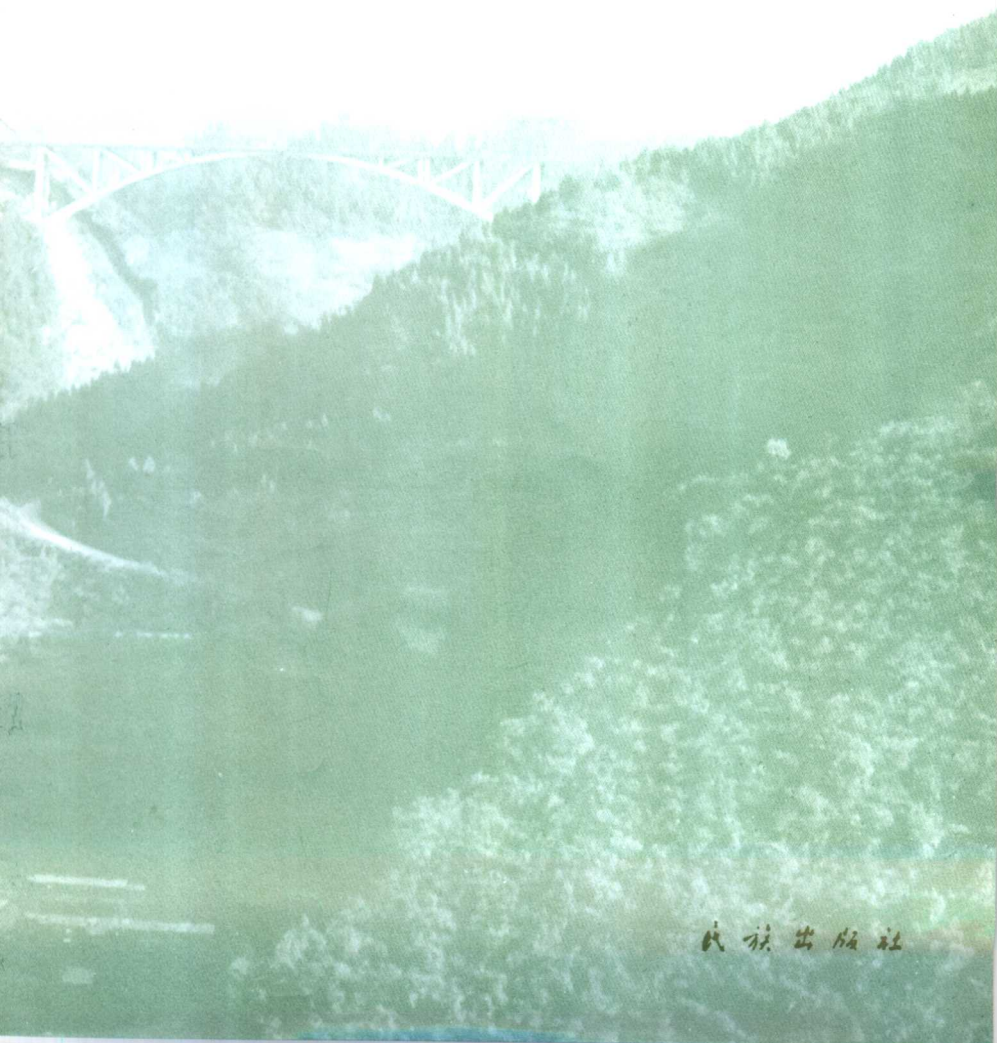
苗族省长

叶效生 著

民族出版社

苗族省长

叶效生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苗族省长/叶效生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5

ISBN 7-105-07698-4

I. 苗... II. 叶...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133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29.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1988年元月王朝文连任第二届省长（于省长办公室）



在开发扶贫的“坡改梯”工地与老农亲切交谈



为贫困学生捐款



为母校“黄平谷陇中学”题字



台江苗族姊妹节王朝文老省长与在施洞土改时的老房东全家合影

二〇〇四年五月四日

与1953年互助合作时的老房东刘阿泡等合影

(图片提供/王燕)

王朝文（左五）
在榕江县考察时
与当地干部
群众合影留念



省长与榕江县
果农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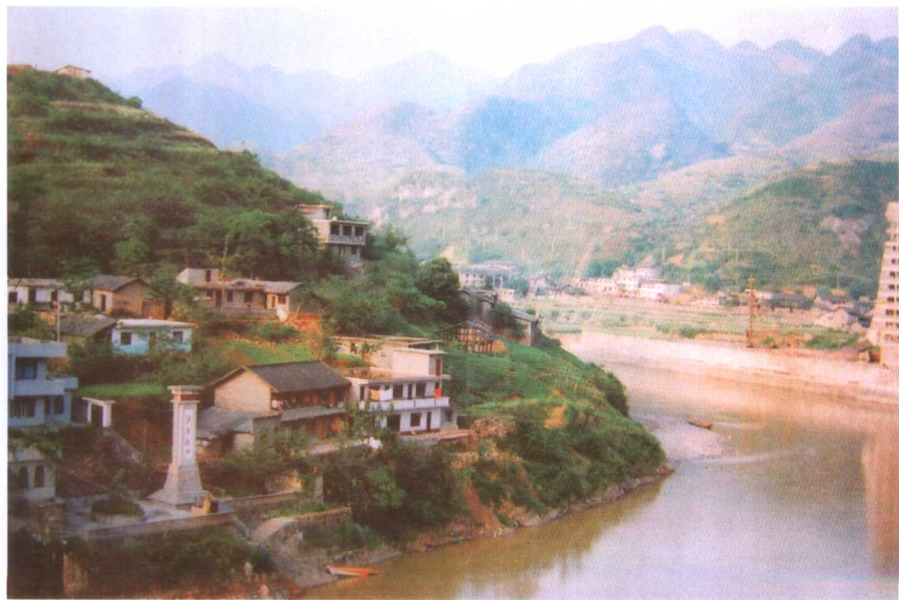


作者下乡采访时
与省长合影
(图片提供 / 李昌琴)





依山傍水的贵州茅台酒厂（摄影／周金祥）



贵州茅台酒厂下游的茅台渡口

目 录

一 少年劳工的拼搏	(1)
二 走出苗寨天地宽	(10)
三 初露锋芒	(22)
四 破格提拔的风波	(37)
五 从苗寨到省城	(50)
六 吹尽黄沙始见金	(55)
七 接受新考验 重返农业一线	(64)
八 拨乱反正 出谋献策	(68)
九 摸清家底 当好参谋	(74)
十 独木桥还是阳关道	(81)
十一 两大阴影中的艰难抉择	(100)
十二 心系 800 万农民脱贫	(123)
十三 总书记的嘱托	(132)
十四 从乞讨中奋起	(137)

十五	从苦熬到苦干·····	(146)
十六	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	(157)
十七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开发与生态协调发展·····	(171)
十八	科教兴黔定乾坤·····	(182)
十九	造片绿洲留子孙·····	(189)
二十	从封闭到开放·····	(197)
二十一	旅游之恋山水情·····	(205)
二十二	娄山苗岭掀起改革潮·····	(214)
二十三	企业改革舞龙头·····	(227)
二十四	乡镇、私营经济唱出重头戏·····	(244)
二十五	交通能源打基础 经济翻身促腾飞·····	(262)
二十六	群众安与危 责任重如山·····	(274)
二十七	军工优势变财富·····	(281)
二十八	相约庆功酒·····	(291)
二十九	黄金三角 梦想成“金”·····	(304)
三十	当家理财 走活一步棋·····	(310)
三十一	菜篮子与女财神·····	(321)
三十二	改革路上无儿戏·····	(328)
三十三	解放思想 “三不怕”起争议·····	(337)
三十四	当好班长·····	(347)
三十五	解读省长选举落选之谜·····	(354)
三十六	筑起一道法制防线·····	(363)
三十七	割舍不断的亲情与乡情·····	(368)
三十八	悠悠相伴 50 载 酸甜苦辣都是情·····	(376)
后 记	·····	(387)

一 少年劳工的拼搏

王朝文出生在贵州省崇山峻岭之中的苗寨。这里的苗族人民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古往今来不要说中状元，就是连秀才也没有出过一个。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偏僻、落后而又闭塞的苗寨，却爆出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

1983 年 1 月，从巍巍大山里的苗寨走出来的王朝文，当选为贵州省的省长。

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更是苗族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谁能想到，在高原上一个默默无闻的苗寨农民家里，却出了王朝文这样一个闻名中外的省长呢？

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党和政府教育培养出来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

王朝文出生的这个毫不起眼的苗寨叫牛岛寨。它坐落在一座陡峭的山峦下，寨前和寨后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座座大山。

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过去，通往这个苗寨，只有一条他的前辈们用脚板踏出来的长长的泥巴路，山里的农民们享受不到山外的文明。山里的孩子们只有巴掌大的一片天。他们只有以牛马为伴，玩泥巴取乐，学鸟儿叫开心。他们，听不到自己盼望的读书声，一辈又一辈摆脱不了愚昧落后的处境。

但是，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他们在拼搏中证明，命运是靠自己争取得来的。

王朝文的祖父王够海，吃够了不识字的苦头。他有两男四女，王朝文的父亲是长子，叫王登祥。祖父发誓要叫长子识字，于是王朝文的父亲成了全村独一无二上过私塾的人。

农民的孩子有了文化，便如虎添翼。他的父亲终于出人头地，成为黄平、施秉县一带苗族聚居村寨中有名的私塾先生。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这个默默无闻的苗寨，受祖父的影响，王朝文的父亲也下决心要培养自己的儿子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贫困会造成愚昧，贫困也会催人上进。

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和母亲吴淑德结婚后不久，便与他叔叔王登隆分家了。按苗族习惯，老人要留“养老田”，姐妹要留“姑娘田”。他祖父辈仅有瘦田瘦土十余亩，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三间破旧不堪的木结构瓦房，还有一间牛圈。分家时，王朝文的父亲分了3亩地，其中一亩多水田，一亩多旱田。王登祥表示说：“我只要一支笔和一本书，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他的父亲和母亲于1928年便分家出来艰苦创业了。

1930年，王朝文的父亲到了本县的谷陇区苗陇乡苗陇大寨教私塾。

他的母亲吴淑德看到家里没有房子住，只好带着仅有两岁的大女儿王阿贵跟随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到苗陇大寨住。当时，他母亲帮人绣花，做衣服，以获得部分收入贴补家庭生活。王朝文也就是在那年10月8日出生的。他父亲手笔不凡，给他取的乳

名叫“龙”，和父亲的乳名联起来叫“龙贵”。为什么叫“龙”呢？一是苗陇大寨全部姓“龙”；二是王朝文的父亲教私塾，有文化，大概是望子成龙吧！至于现在这个学名王朝文，是他读书的头一年父亲取的。什么意思呢？“王”是姓，“朝”是字辈，“文”字，大概是他的父亲王登祥也像祖父王够海一样，希望儿子将来出人头地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但是，在旧社会，这仅仅是他的奢望而已。

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教私塾的地点是不固定的，那里的农民很穷，请不起教书先生。有的也希望孩子读一两年书，能写个名字就满足了。他父亲一个地方教一两年，就可能又要到别的地方去教了。

1932年，他母亲吴淑德带着长女和他回到了老家牛岛寨。王朝文的父亲在外村教书，他就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他们没有房子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借了本寨王海三家的一间厢房，仅有十多平方米，四面通风，墙壁只是用木板隔了一下。在破破烂烂的农舍里，他们一连住了好几年。

他母亲除了带王朝文和长女王阿贵外，后来又先后有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境更加困难。她心灵手巧，善于纺纱，织布，绣花，还会做一些苗族姑娘出嫁的衣裙，经常帮人干手工活，以获得部分收入贴补家用。父亲继续在外地教私塾。他是农闲教书，农忙放假种田。他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节余了一点钱。1935年，花了几十块大洋才买了本寨姓王的一座厢房，两小间三十多平方米。那房子屋檐太窄，一下大雨，水就流到屋里来，门槛内外都是积水。由于舅舅们会做木匠活，看到那番寒酸状，实在目不忍睹了，几个舅舅邀约无偿地把前后的屋檐各扩宽了两米，才避免了雨水长期流进家里造成的烦恼。这所房子一直住到2003年，弟弟王朝武才拆除了旧房，新修了三间砖木结构的新房。王朝文回忆起这一段家史时，十分心酸。

笔者在王朝文当选为第二任省长后的 1988 年 8 月亲自去王朝文的故乡考察时，呈现在他眼前的这两间四面透风、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瓦房，壁板已经又朽又黑，早已被烟熏火燎，辨认不出木料的本来面目了。如果不是由乡长陪同前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王朝文省长过去 7 口之家居住过的房子。站在这两间简陋的平房前，无法想像王朝文一家人过去是怎样挤在一起生活过来的。

牛岛寨有一百多户人家，全是苗族。他们的家族观念很强。

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在这个苗族村寨里算是最有威望的老人，是村里独一无二的土秀才。过去村里无论什么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不仅在重安区本乡本村教了多年的私塾，还到黄平、施秉其他的一些苗族聚居村寨教私塾，当了 21 年私塾先生。他教书的时间安排和方法即农闲教书，农忙放一个月假。一个教，谁背诵得快，谁先上新的章节。经他教过的学生先后不下 2000 人。解放后，他的学生不少成为地、州、县的领导干部。

王登祥为人正直、厚道，和蔼可亲。解放后在家务农，当过农民协会的保管。他是农村积极分子，还任过几任县政协委员、常委。他家距离县城 50 华里，县里大小会议只要通知到他，他一定到会，从不耽误。

王朝文的母亲吴淑德，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养成了勤俭、善良、厚道、心灵手巧的美德。她身高 1.65 米，比王朝文的父亲高，身体好，长得也比较秀气。她热情好客，尤其还很善于唱酒歌，每年冬天的夜晚，村上的妇女都要她教唱酒歌。

王朝文小的时候胆子小，不敢一个人睡，跟着母亲，夜深了打瞌睡，就躺在母亲双膝上，他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由于母亲为人好，几代同堂，又会唱酒歌，每逢红白喜事，村上的的人都愿意去请她帮忙，迎客、陪酒、唱酒歌，她也很乐于助人，因此，村里人没有不称赞她的。王朝文从母亲身上学到了不少好

品德。

王朝文兄妹五人都由母亲照顾，平时的农活和家务料理全靠她去干。在旧社会，牛岛寨的妇人不能犁田。传说妇女犁田，下一代的牛都翻不了身。所以王朝文的母亲除了不犁田以外，样样农活、手工活都干。那时，因家贫，买不起牛，只有靠母亲帮人干手工活换牛犁田，两天人工才换一天牛工。农忙时他父亲教书不能回来，不得已，王朝文只有辍学回去帮忙。他很小就学会了犁田、插秧。他全家每年收获的粮食才一千多斤，加上父亲教书获得的几十块大洋。除了买盐钱外，还要到三四十里外的场上去买米吃。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们一家7口还吃不饱饭。王朝文和姐姐去田里捡稻谷穗，用剪刀或手把熟黄了的谷粒剪下或撸下来，晒干后，舂成米和青菜、野菜煮稀饭吃。全家七口人，年人均只有毛粮二百多斤，每年缺粮三四个月。除了农忙插秧、打谷、过年吃上几天饱饭外，一年几乎没有吃过几天干饭。

王登祥老人有威望也有福气。他住在这所破旧的约30平方米的木瓦房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但从没有怨言。老人家常以古人颜回说的“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堪其乐”自我安慰。他性格开朗，七八十岁了，还不戴老花镜，以书为友，天天埋头看书。《红楼梦》、《聊斋》等古典名著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如遇知音，摆上龙门阵，没完没了，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既是他的父亲，又是他的启蒙老师。王朝文从小讲苗话，不懂汉语。8岁时，才跟他父亲上学读书。一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那时，他们村里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他与农民的孩子处惯了，放牛、游戏成了最大的乐趣，他不知道学那些书有什么用处。

封闭的苗寨，人们的思想也是封闭的。山里山外缺乏文化交流，连语言也互不相通。

生长在这样一个落后闭塞山区的孩子，几乎与世隔绝，除了讲本地范围的土话，玩本地的游戏，再也别无他求了。标准的普通话对他来说就像外国语言一样，深奥难懂，他又不会汉语拼音，父亲开始只是要他跟着学，跟着念，死记硬背。他对许多字发错音，念走调，别人听了哄堂大笑。在课堂上，他把“吃饭”念成“吃粪”。“饭”和“粪”风马牛不相及。

王朝文从小是个聪明、活泼好强的孩子。粗活重活难不倒他，读书写字却难为他了。他说：“读书、认字比吃药还苦，汉文太难学了，读书不如放牛，认字不如砍柴，放牛容易，好耍”。他觉得读书太受限制，读错了又怕别人耻笑，便放下书本，偷偷地跑到舅舅家去放牛。父亲几次找他回家来，大骂一顿，并佯装要狠狠打一顿的样子，把王朝文吓得东躲西藏，不敢回家。他父亲不忍心儿子放弃学业，苦口婆心地跟他讲古时候刺股悬梁的故事，讲利用萤火虫当灯照明读书的例子，一次次启发儿子。

王朝文9岁那年，父亲到离牛岛寨有5里远的王家牌村教私塾，吃住都在那里。这时，父亲再次对他加以引导并带王朝文离开本村住到王家牌村去。他对儿子说：“我们贫穷农村的孩子没有几个能上学的，你有机会读书，这很不容易，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读了书，认了字，才有了资本，就可与山外的世界交流，将来也可以当个教师，靠自己的本领赚钱。”在父亲的耐心教育下，王朝文上学读书，再也不逃学了，老老实实地跟着父亲辗转于黄平、施秉两县的苗乡村寨里读书，愈读愈有兴趣了。

在父亲手下，他一读便是整整五年。在5年私塾中，他勤奋好学，记忆力强，熟读了《增广贤文》、《四书》、《幼学琼林》、《鉴略》以及《论说指南》、《论说精华》，并选读了《古文观止》和《新文库》等古书。他先死读死记，然后再开讲，理会书里的含义。在启蒙阶段，父亲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他写字、描红，然后他自己临摹柳公权字帖。王朝文这五年私塾是他学习汉文打

基础的五年。是他终身难忘和受益无穷的五年。由于家里穷，兄妹五个，只有他才上了几年学，其他都与学校无缘。他怎么不感到幸运？

他父亲农闲教书，农忙务农，母亲务农，又忙家务。王朝文不忍心母亲那样没日没夜地干农活，看到有时家里农活忙不过来，父亲教书又不能离开时，他便回家帮母亲的忙。王朝文小时就学会了犁田打耙。他亲身体会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他也受够了糠菜半年粮之苦。

王朝文跟随父亲王登祥读了五年私塾以后，为了继续培养他，让他有出息，干大事。父亲对他说：“你认字、写字都差不多了，也初步会说汉语，但还不熟练，你还要去国家办的小学里读书，学习现代的文化知识，将来国家才会用你，才有前途。”

这时的王朝文再也不像过去七八岁时那样贪玩逃学，不想读书了。他在读古书时看到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开始感到要摆脱农村贫穷落后的处境，想要有出路、有前途，惟有读书，别无他路。王朝文从那时起就更加下决心读书了。

他于1944年上半年插入本乡——翁满中心小学五年级上学期读书（即现在的翁坪完小），由于学习刻苦努力，学期考试名列前茅。王朝文的父母都非常高兴。

正当王朝文开始懂事发奋读书的时候，抗日战争也到了决战阶段。

在抗日战争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学生无法上学，工人无法做工，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得寸进尺，气焰嚣张。当时，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大西南的贵州也不例外。国民党决定在贵州黄平县旧州建一个飞机场，以适应反击日本侵略的需要。为了赶时间，抽调了十多个县的民工去修飞机场。王朝文家就在黄平县，那时也要王朝文家出一个民工。王朝文的父亲王登祥为难了，他

教私塾养家不能去，王朝文在上学也不能荒废了学业，但是又不能不去。如果不主动去的话，抓也会被抓去。不得已，王登祥对儿子说：“我去了，不知道哪一天能回来，没有收入，家里拿什么维持生活？”王朝文说：“我去行不行？”“你还小啊，人家能同意吗？”王登祥犹豫起来。“小怕什么？我能干啊，我有力气。”“你去试试看吧，万一不行的话，只有我去，我们家三个男人躲是躲不过去的。”于是，他辍学顶替父亲去当了少年劳工。那一年，王朝文才14岁。

开始，国民党的乡保长、监工头认为王朝文太小，要王朝文的父亲去，王朝文说他父亲无论如何不能去，去了全家生活就成问题了。这样，王登祥说了不少好话，王朝文才和村上的群众一起去了旧州修机场。小小年纪就当少年劳工，这不能不说给他心灵造成了创伤。但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到了工地，他们先修新州到旧州的公路，后修飞机场和“黄余”公路。王朝文年龄小，要像大人一样干体力劳动，挖土、铲土、背土，一筐上百斤，压得他直不起腰。但他争强好胜，身体也好，像大人一样，干重活不偷懒，手破了，脚肿了，也照样干。当时，他不懂为什么要修飞机场？他问别人，人家告诉他，日本鬼子打到中国内地来了，中国要灭亡了。他又问：“为什么日本要来打中国？”“日本鬼子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呀！”“为什么不打败他们？”“我们还打不赢他们啊！我们要是富强了，他们也不敢侵犯我们了。”从此，他懂得了国富民强的道理。那一年冬天突然下了一场雪，修飞机场的农民没有寒衣，又冷又饿，不少人病倒了，有些又冻又饿的农民工饥寒交迫地死在工地上。王朝文差一点也冻死在工地。在那半年多时间里，他度日如年，吃尽了苦头。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他认为，为了国家富强，打败日本侵略者吃苦挨饿也值得。

1945年上半年，王朝文转学到了在本县的省立加巴乡中心